

台 *A turn in the road*

“你会爱上我吗？贝萨妮？”

“是的，所以我吓得要死。”

美国治愈系畅销女王完美旅途爱情小说

别害怕，爱情在路上

[美] 黛比·麦康伯 (Debbie Macomber) 著 闵楠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Turn in the road

别害怕, 爱情在路上

[美] 黛比·麦康伯 (Debbie Macomber) 著 闵楠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别害怕, 爱情在路上 / (美) 麦康伯著; 闵楠译.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3.8
ISBN 978-7-5502-1648-8

I. ①别… II. ①麦… ②闵…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47092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13-6295

Copyright © 2011 by Debbie Macomber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3 by Beijing Xiron Book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lequin Enterprises II B.V./S.à.r.l.

This is a work of fiction. Names, characters, places and incidents are either the product of the author's imagination or are used fictitiously, and any resemblance to actual persons, living or dead, business establishments, events or locales is entirely coincidental.

Simplified Chinese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CA-LINK International LLC(www.ca-link.com)

别害怕, 爱情在路上

作者: (美) 麦康伯

译者: 闵楠

责任编辑: 孙志文

封面设计: 谧之书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50千字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 10.5

2013年10月第1版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1648-8

定价: 32.8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82069336

衷心地感谢在我写作道路上每一个转折点为我指引方向的南希·伯兰。

“我想，爸爸希望回来跟我们一起生活。”贝萨妮的女儿安妮故作不经意地说，“他还爱着你，妈妈。”

贝萨妮的勺子停在汤碗上方。她们坐在这家很喜欢的咖啡馆的靠窗座位。她不是第一次听见别人这么说，按说不该感到惊讶，完全不应该惊讶。今早她就看出苗头了。这些日子以来，格兰特总是找借口给她打电话。

六年前，当听到丈夫亲口说出爱上别人时，她的世界全然崩溃。格兰特几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离开了他们的家、他们的婚姻、他们的生活。现在他想回来。

“你没什么要说的吗？”安妮玩着叉子问，她热切地看着她的妈妈。

“没什么。”贝萨妮咽下一口汤，然后又舀了一勺。

看起来安妮已经忘了。但贝萨妮没忘。

贝萨妮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早晨——格兰特告诉她，他要离婚，似乎一分钟都等不及了。他请了律师，还劝她也请一位，然后冷冰冰地通知她，今后双方所有的沟通只能通过律师进行。他说，以后跟她和孩子们的接触越少越好，最好是干净彻底地分手。

格兰特的决定像龙卷风一样突如其来，给贝萨妮一记重击。接下

来的几个月里，周遭的世界支离破碎，她像无头苍蝇似的忙乱，企图挽回家庭，并维持表面上的正常，却劳而无功。

“你真的没什么要说的吗？”安妮试探性地问。

“没有。”贝萨妮简短答道。她又咽下一勺汤，然后去拿香草司康饼，“让我烦恼的是，你爸爸竟然让你替他跟我谈。”

虽然安妮把神情掩饰得很好，但她还是像突然失去胃口似的把食物推到一边。

贝萨妮曾经幻想过格兰特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懊悔，然后回来匍匐在她脚下，请求她原谅。她会因为他曾如此折磨她，弃孩子们于不顾而惩罚他。

但离婚多年后，贝萨妮已经逐渐找到了生活的支点。在此过程中，她发现了一个全新的自己：更坚强、更独立，如凤凰涅槃般重生。现在，两个孩子已经长大成人。长子安德鲁几周后将从法律学校毕业，随后结婚成家。女儿安妮还有一年就能拿到MBA学位，课业之余，她在贝萨妮这里打工——聚会公司是离婚带给贝萨妮的灵感。

早在二十年的婚姻生涯中，贝萨妮就因她丰富的、有创意的聚会而闻名。让格兰特在为客户和潜在客户举办的聚会上大放异彩，从而给他们留下难忘的印象，是她一直引以为傲的事——在某些圈子里，能受邀成为格兰特的客人简直成为一种求之不得的特别荣幸。她为安德鲁和安妮举办的生日聚会堪称经典。但她从没想过办聚会竟能成就她的事业。

为了挣钱养家，她开始从事这门生意——她简单地称之为“聚会”业务，为了让业务开展起来，她贷了一大笔款。格兰特按法律要求支付的赡养费数额连搬到临近街区的一所小房子都不够。她知道，他们

正处在离婚后特殊的时期。此后，她还完了所有贷款。

让贝萨妮感到惊讶的是，她的业务刚一开展便蒸蒸日上。起初她接办以孩子为主角的小型主题生日聚会。“爱丽斯漫游仙境”茶会是她数十个创意里最受欢迎的一个。忙于工作的父母们想用气氛轻松且花费不多的方式使生日聚会显得独具一格。贝萨妮的公司满足了这一需求。

目前，包括第一家在内，西雅图地区已经有五家店面了。她深思熟虑，想要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加盟店，关键在于点子新鲜、报价合理。去年冬天，她为她的招牌主题聚会增加了一个版本：规模按比例缩小、可以自己动手布置的“一站式生日聚会套餐”。

一年前，贝萨妮雇用茱莉亚·海登做助理经理。茱莉亚办事效率高，工作投入，十分干练。她热爱这份工作，负责监督和处理公司的日常事物，从而使贝萨妮能够专注于开发新创意。安妮和她妈妈一起开发，她们曾为猫狗举办生日聚会——这种聚会如今在生活富足但没有孩子的白领阶层中间流行开来。她们也涉猎其他类型的聚会：周年聚会、退休庆祝、圣诞节晚会，甚至还有万圣节晚会。

贝萨妮付了账。匆匆拥抱和挥手告别之后，她们分头走了。安妮步行返回办公室，贝萨妮直奔位于布洛索姆街的“好纱”棉线店。编织已成为她最喜欢的消遣之一。需要思考的时候，唯有编织才能让她坐得住。她站在密友莉迪亚·戈茨的棉线店门口，因为料到情绪会好转，心中油然而生一股愉悦之情。

距婚礼只剩六周了，她想为准儿媳考特尼做一件在婚礼上佩戴的装饰。

婚礼。两周前格兰特给她打电话也是为了这个——儿子结婚给了

他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之后他又给她打了两次电话，包括今早这次。

离婚后，两个人偶尔因为孩子的问题才见面。格兰特曾给她打电话，问自己该给安德鲁和考特尼带什么结婚礼物。他态度友好，语气放松。这周，他还请她共进晚餐。

晚餐。她和格兰特。六年后？

她从安妮那儿听说，短暂的分居之后，他与蒂芙尼的婚姻于去年结束了。她真心为他感到难过。对于蒂芙尼而言，也是第二次离婚。实际上，离婚后的贝萨妮曾跟蒂芙尼的第一任丈夫保罗“约会”过，不过并非男女之间的那种约会。他俩更像是一个双人互助小组，帮助对方从被爱人背叛的打击中挺过来。

不幸的是，安德鲁跟父亲的关系仍然很疏远。对于父亲的遗弃，儿子承受了莫大的痛苦，随着年龄的增长，创伤使他更加心如磐石。安德鲁对格兰特彬彬有礼，但感情上保持距离。

至于当时年仅十六岁的安妮，父母的离婚对她而言不啻晴天霹雳。“老爸的乖女儿”表现出年轻少女所能表现出的一切疯狂行为和痛苦。她指责蒂芙尼“偷走”了父亲，并竭尽全力破坏他俩的婚姻。最初，贝萨妮也是她愤怒的对象。安妮朝贝萨妮咆哮，说她太“死板”、太“笨”，不能给丈夫幸福。对于安妮这样的指责，贝萨妮从来都是一言不发，因为她知道安妮的话就是她害怕面对的事实。最终，安妮接受了现实，但每当提及格兰特的再婚妻子时，她都用讽刺的口吻称之为“那个可爱的蒂芙尼”。

贝萨妮回想起早晨跟他的谈话，他这次来电的借口微不足道得让贝萨妮几乎想不起来了。他喋喋不休地说些办公室八卦——仿佛她对他的办公室还很熟悉似的，让她找不到机会挂机。闲聊了几分钟后，

他提醒她还没对他的晚餐邀请给予肯定的答复。

“格兰特，”她直截了当地说，“为什么要请我吃饭？”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再开口的时候，故作轻快语气一扫而光。“我错了，贝萨妮。”他突然停住，这一次他似乎不知道该说什么。“不可饶恕的错误。”这句话虽然没说，但她知道他的意思。他想回来，重温他俩曾经的美好时光。

唉，看运气吧。现在的贝萨妮可不是离婚时那个天真的妇人，她可不想走回头路。

独居六年之后，她发现她不需要有男人来打扰自己的生活。几年前，她读过一句话：有男人，不如没男人。起初，她只是觉得这句话很幽默，当时她并不太懂其含义。如今她懂了。

格兰特希望跟自己重归于好，这让贝萨妮的虚荣心得到满足，但是情况并非如此简单。贝萨妮给过他机会，是他抛弃了她，让她身心受创。他不计后果地拆散了这个家，背叛了她和孩子们，粉碎了他们的家庭安全感。

现在他感到后悔了。好。他已经知道错了，也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多么大的错误。

所以他想跟她重归于好。作为一个成功的女企业家，她公司的规模日益扩大，而且广受媒体和其他合作伙伴的褒赞。短短六年里，她声名鹊起，《福布斯》和《华尔街日报》都采访过她。《今日美国》还发表过介绍她的文章。她的前夫脸皮真够厚的。

忏悔也是应该的。听到格兰特承认错误，贝萨妮感到相当解气，甚至有些心安理得。为了不陷入怨恨的泥潭，她尽量试着原谅他。他和她都开始了新生活。不过她的生活经验告诉她，原谅并不是那么容

易。虽然她确信自己对他已经不再怨恨，但心中愤怒的火焰却难以熄灭，如同三年前那个夜里，地下室的水管爆裂，而她找不到水龙头的阀门。如果当时格兰特在家，他肯定知道该怎么办。等找到阀门时，她已经气得浑身哆嗦——虽然不近情理，但她就是把这些归咎于格兰特。都是他的错，他本该在家。他竟敢这样对她和他们的孩子！

她对自己说，应该拒绝他的邀请，挖苦他，让他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

令她惊讶的是，自己竟然没有拒绝。

格兰特一定是鼓足了勇气才来找她的，没错，他脸皮够厚。她总是让他勇气十足。听起来或许有些疯狂，但贝萨妮意识到自己对格兰特还有感情，尽管过去的几年里她一直压抑着这份感情。她不爱他——不是他们结婚时那种热烈的爱情。那时候，爱情令她对他的缺点视而不见，压根没看出他的真面目——后来他开始婚外情时便暴露得一览无余。他的背叛让她知道，自己的丈夫是个自私而浅薄的男人。不过，他也不是一直这样。她忘不了婚后头几年两人的亲密和激情……

她爱过他。

她恨过他。

她的心中爱恨交织。

“看在过去的分上，一起吃个饭吧。”他几乎是在乞求，“另外，我们也得商量商量安德鲁的婚礼。”

六年前，贝萨妮绝望地哀求他回家，尊严扫地。当时她求之不得的正是现在格兰特想要的——一切回到原来的轨道上去。那时候她相信她能扭转局面。他们曾经那么快乐，所以也一定可以继续快乐下去。

当格兰特承认了跟蒂芙尼的婚外情，并且正式考虑离婚时，愤怒

便深深地植根于贝萨妮心底。她吃不下、睡不着，夜里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筹划报复。总有一天格兰特会后悔，他会乞求她允许他回家，而她则会当面嘲笑他。必须让他付出代价。

离婚手续办完后的几个月里，她醒来时总是感到心口堵得慌。她意识到不能再让这种折磨人的痛苦继续侵蚀自己。老话说得好，自己活得好——活得成功又独立，就是对敌人最大的报复。因此贝萨妮全身心投入到事业之中。

逐渐地，她不再想起格兰特。她喜爱这全新的生活、全新的身份。日益火爆的生意、忠实的朋友圈、前所未有的力量和自信，这些都要间接归功于格兰特。现在她一想起曾经多么满足于格兰特妻子的身份——光是躲在幕后招待丈夫的客人就那么满足，便觉得纳闷。

看在过去的分上，跟他共进晚餐？就他俩？

离婚后，贝萨妮曾跟若干个男人约会过。其中，除了蒂芙尼的前夫，她也看好过几个。但是因为忙于事业，所以没有一段恋情能超过六个月。她不算打算（或者说不愿意）再婚。那几段恋情虽然短暂，但帮助她重树了自信。她享受恋爱的过程，却没指望再婚。

贝萨妮挂断了电话，没给格兰特回复。她需要审视前夫的悔意，而最能令她陷入沉思的方法莫过于编织。编织不仅利于冥想，还能出成果——想问题的工夫里新衣服就做出来了。于是，她直奔莉迪亚的棉线店，去挑选适宜的棉线，好给考特尼织一双优雅的、婚礼上戴的无指手套。

莉迪亚正在摆橱窗，她抬头看到贝萨妮走进店里，边笑边说：“你收到我的消息啦！山羊绒线到货了。”

贝萨妮报她以微笑，回答：“我简直等不及了。”编织帮助她度过了生命中最黑暗的岁月。当初是安妮替她报名参加编织学习班的，因为当时她连拨打电话的力气都没有，身子仿佛不是自己的，动都动不了。现在想来，贝萨妮知道那是严重的抑郁症。

安妮替贝萨妮报了入门级课程：袜子编织学习班。跟别的女人接触使贝萨妮的生活峰回路转：新朋友鼓励她，使她摆脱了痛苦，成为一个坚强的女性。不仅如此，在编织学习班里她还遇到了伊莉丝，通过伊莉丝她结识了马弗里克，后者帮助她开办了聚会公司。他们时刻提醒贝萨妮，让她知道自己并不孤独。在一针又一针之间，她重拾信心。

编织学习班是贝萨妮新生活的开端。原来，新生活比过去的生活强多了。但破碎的心能被缝起来吗？她想缝起来吗？

“图案不复杂，”莉迪亚拿着棉线走到收银台时对她说道，“我敢说，只要重复几次，你肯定能学会。不过，万一你学不会，一定要过来啊，我帮你。”

贝萨妮付了款，好在莉迪亚已经帮贝萨妮把线卷好了。起初，她考虑给考特尼织一块面纱，但时间不够。虽然有点失望，但她知道五指手套好织得多。她希望手套织得足够精美，值得代代相传。

“阿历克斯这周上课，她把汤米带来了。”莉迪亚说着把棉线递给贝萨妮，“你肯定不相信小家伙长得多快，让人不敢相信他还不到一岁呢。”

阿历克斯是她们的朋友，在街对面的法国咖啡馆当点心师。“她回来上班了？”贝萨妮惊问。

莉迪亚点头。“兼职。因为温特怀孕了……这里头肯定有事儿。”莉迪亚咧咧嘴，“有看点。”

布罗索姆街头日新月异，所有的变化都是好的。

“凯西怎么样？”贝萨妮问的是莉迪亚的养女。两个月前，凯西年满十三岁之际，贝萨妮为她策划了生日聚会。

“凯西很好，”莉迪亚向她保证，“这孩子学习上遇到一些困难，暑期还得补习。虽说成绩差没什么大不了，但凯西有自暴自弃的倾向。我们正在帮助她。”莉迪亚倚靠在柜台上，“来到我们家，可怜的孩子心理负担很重。”

“那是自然。”贝萨妮很敬佩布拉德和莉迪亚，因为他们能敞开心扉，慈爱地包容这个喜欢调皮捣蛋的女孩。

“好在她跟我妈妈亲近……我最害怕的是，万一妈妈过世怎么办。”莉迪亚压低声音说。

“你妈妈身体还好吧？”

莉迪亚擦擦眼睛。“不太好。”她绝望地耸了耸肩，“她日渐衰弱，看着就让人伤心。你知道的，有时候她连我都不认识，却一直记得凯西。这简直就是奇迹。凯西因此感到自己被人爱，是家庭里的重要一员。老人护理院里的人都喜欢凯西。要说她成年后在那儿找到一份工作，我也不会感到惊讶。她对我妈妈和她的朋友格外有耐心。她喜欢听他们讲故事。”

贝萨妮同情地点头。

“大家似乎都不再有时间照顾老人……”莉迪亚摇头，“每次去看妈妈都只待一会儿，但凯西不是。她坐在那儿，一连好几个小时听老人讲话，虽然妈妈的故事不知道重复讲过多少遍了，但凯西从未表现出不耐烦。”

“玛格丽特呢？”贝萨妮注意到，跟莉迪亚一起做生意的莉迪亚

的姐姐没在店里。

“她今天休假。店里生意不忙，而且她约了十一点去看牙医。我告诉她好好享受这个下午。”

玛格丽特总是在店里，但她跟莉迪亚完全不同，因此新顾客几乎看不出她们是亲姐妹。玛格丽特心肠好，但态度生硬、固执己见。“生意好吗？”贝萨妮意识到自己是此刻店里仅有的一个客人，于是就冒昧地问了一句。

“好得不得了。”莉迪亚显然很愉快，“经济萧条的时候人们回家做活计，如今许多人想自己编织。”

“安妮·玛丽和艾伦搬走后你见过她们吗？”

莉迪亚转过去接着摆橱窗，“其实每天都能见到。艾伦不想从布洛索姆街搬走，不过我还是能经常见到她。她在新家那边有许多朋友，所以很快就适应了。”

“真为她感到高兴。”安妮·玛丽是一个年轻的寡妇，曾在本地小学校任志愿者，之后领养了女孩艾伦。虽然莉迪亚从来没说过，但贝萨妮知道，她和布拉德之所以收养凯西，是受了艾伦被领养这件事的影响。

“有时间吗，喝杯茶吧？”莉迪亚问。

贝萨妮看看表说：“抱歉，没时间，我得去办公室，跟茱莉亚碰头。”

“那么，再见了。”贝萨妮开门的时候，莉迪亚向她挥了挥手。

“再见。”贝萨妮说。

“织那个图案如果有问题，一定要过来啊。”莉迪亚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我会的。”

开车门的时候，贝萨妮看了看那家法国咖啡馆，惊讶地发现前婆婆露丝·汉姆林正坐在室外餐椅上吃午餐。

虽然离婚了，但贝萨妮和露丝的关系还很友好。看在孩子们的份上，她跟格兰特的母亲和妹妹保持着联系。但正如莉迪亚方才所言，如今人们都没时间，顾不上照料老人。贝萨妮觉得有种罪恶感。近来她很少见到露丝，她们上一次交谈已经是在几周之前了。

格兰特跟贝萨妮离婚把露丝吓坏了。在儿子面前，她从来不保留自己的情绪。她一直很厚道，支持贝萨妮，让后者觉得无论从哪方面看，自己都是个受宠的女儿。整个离婚过程中，露丝一直站在贝萨妮这边，她坚信格兰特迟早有一天会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贝萨妮冲动地跑到街对面。她的确赶时间——总是守时的茉莉亚等着她呢。明知如此，贝萨妮刚刚还是跟莉迪亚多待了一会儿。另外，她的下午日程安排得很满，要会见公司的几个经理。但贝萨妮决心抽时间陪一陪这个曾给予她巨大鼓励的老妇人。

“露丝？”

面对着汤和三明治盘子的前婆婆抬起头，马上面露笑容，喜道：“贝萨妮，我的天，没想到在这儿遇到你。”

两个女人互相拥抱。“我来取预订的毛线。你在这儿做什么呢？”贝萨妮边说边抽出露丝对面的椅子，坐了下来。

前婆婆双手放在膝盖上，说：“罗宾提议我们在这儿见面，顺便吃午饭。这儿离法庭不远，不过你也知道，罗宾……”

“她已经走了？”贝萨妮东张西望，然后低头看到露丝盘里那几乎不曾动过的食物。

“她没来，”露丝说，脸有点红，“她肯定是法庭那边诸事缠身……”

罗宾在西雅图检察官办公室工作，经常审理暴力刑事案件。

贝萨妮皱皱眉，问：“你给她打电话了吗？”

露丝摇摇头，回答：“我拒绝带手机。手机是对隐私的侵犯，而且，瞎，算了，没什么。不过我也得承认，此时此刻手头还是应该有个手机。”

“我帮你给她打个电话吧？”

“哦，真的吗，亲爱的？”露丝感激地握紧双手，“谢谢你。”

贝萨妮在包里掏了掏，找到手机。通讯录里有罗宾的号码。她把手机放在耳边，等待电话接通。罗宾的电话直接转到语音信箱，也就是说，她可能还在法庭上。

“我觉得你说得对。”贝萨妮对露丝说。

老太太长出一口气。“我就害怕这样。不知道我走之前她会不会过来。”露丝坐直身子，拿起她的三明治，“不过没关系，因为我的女儿无法让我改变主意。”

“改变什么主意？”

露丝抬起下巴，说：“罗宾想说服我不去参加毕业五十年同窗聚会。”她坚定地在火鸡培根三明治上咬了一大口。

小姑子干吗要阻止？“我希望你去。”贝萨妮说。

“我就是要去，她说什么都拦不住我！”贝萨妮从没见过露丝如此生气。

“她也是为你好。”她好笑地看着前婆婆一副志在必得的模样大嚼三明治。

食物下肚，露丝松了口气，感激地对贝萨妮笑了笑，说：“我还打算自己开车去佛罗里达。就这么办。”